

刘学江小说选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90·济南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看 喜 | (1) |
| 洞 殛 | (15) |
| 魔 力 | (28) |
| 天 光 | (40) |
| 远 滩 | (53) |
| 美 好 | (64) |
| 古 洞 | (77) |
| 伴 侣 | (86) |
| 倩 影 | (93) |
| 涅 槃 | (100) |
| 匍 伏 | (108) |
| 混 沌 | (115) |
| 孤 岛 | (122) |
| 想 儿 | (131) |
| 奇 遇 | (141) |
| 惶 惑 | (145) |
| 诀 窍 | (148) |
| 沉 箱 | (150) |
| 情 结 | (236) |
| 沙 曦 | (325) |
| 附录一 作者小传 | (386) |
| 附录二 历史人生的轨迹，沉雄博大的精神 | |
| ——刘学江小说论 | (387) |

看 喜

春分下晌，蛮娃像个贼疙瘩，突然回到了古槐村，身后还跟了个妹子。日头好，加上走路急，他们都脱掉了棉衣，各自提个尼龙包包，样子欢欢的。

村里人都跑去看。村子小，只二十几户人家。

那妹子长得白净好看，走路屁股一扭一扭，奶膀子一晃一晃，撩得男人直瞪着眼。

有人言传，她叫秀秀。

宝生端着碗看了半天，伸脖道：“飘风飘下的，把稳！”

瘸子老汉瞋他两眼，又扭去目光跟着秀秀远去。

出门瞅上头一眼，秋香就夸秀秀长得心疼人。她夸的时候，不时瞥着自己的男人二羊，舌头发出发出啧啧响动：

“你瞭，杏眼眼，柳腰腰……蛮娃有福哩，出屋不到两年就寻下了个七仙女……”

二羊猛吐一口：“毬，日他的！”

秋香惊一跳，不知他这是做什么。

村里跟蛮娃最要好的，一个是宝生，另一个是二羊，他们三个光屁股长大的娃，亲得象一个娘母子养下的肉蛋蛋。这些，秋香都知道。

二羊看看秋香，又看看宝生，接着又看秋香，脸上立马不自然，像做了亏心事。日鬼，不知咋的就吐了一口，骂了一句。他冲婆娘干笑一下：

“怕是外头不好处，回来对着哩！”

宝生也冲秋香笑，接着话说：

“这下，蛮娃屋里就不冷清了。”

秋香没吱声。

这时，瘸子老汉拖着拐棍往蛮娃家走去。

秋香看得清，蛮娃家的土墙外围了不少人，都在倾身子往里探头。院里三间泥屋和一棵粗高的古槐跳出土墙老高，还能瞭见一对晃动的人头。不知为啥，人群忽地住院门里挤，领头的是瘸子老汉。

秋香知道出了事。她听见了哭声，嗓音嚎得尖尖的，像是挨了刀的猪在叫。她踢了二羊一脚，喊上宝生，撒腿就往蛮娃那达跑。

院子里落满了人。

蛮娃蹲在屋门那达呆呆不动，一溜血珠珠从他额头渗出，漫腮往下滚动。不用问，脸是让秀秀抓破的。

秀秀见人多起来，哭声更大了：

“啥古槐滩是个金窝窝银滩滩，你骗下了我！……”

秀秀嫌蛮娃穷，屋里屋外一片腌臢气，根本不像他原先说得那样好。

蛮娃心亏，不看她，也不回嘴。他见秋香领着二羊和宝生进了院子，就低了头。他没法子，不敢整治秀秀，所以感到很丢人。

秋香上前劝秀秀，她反倒哭得更凶。

瘸子老汉这时冲着秀秀颠颠走去。他辈数大，村里有个大小事，他说话顶用。他拐棍一踉，朝秀秀喷开唾沫星子：“丫头，你渴下了，还是饿下了？远远地进了屋里，有话说话，你嚎个啥哩！……”说着，还回头看看蛮娃。

秀秀让秋香劝到古槐下，没再哭。

瘸子老汉神气足足地踱到蛮娃跟前，拿拐棍戳起他，板起个老脸咳一声，老眼一眯问起话。

“你个二杆子，这两年里去了哪达？”

“走了一趟子兰州城。”

“兰州城？……在那达讨口是呀不？”

“不讨口！……我在公家人的火车站里运煤。”

“运煤累呀不？”

“日子还好过！”

“好过，好过咋回来了？你个娃，跟我扯谎哩！”

蛮娃瞟瞟远处的秀秀，再没吭气。

秋香过来，给蛮娃擦去脸上的血，把他拽一边，悄悄地问，听口音好重，不知秀秀是哪达的人。

二羊，宝生和瘸子老汉赶紧凑过去静听。

蛮娃见秋香眼里有雾，知道她问的远不是这些，就照实说给他们听。他说，秀秀是秦州那达的人，也没了爹娘，在屋里靠哥哥活；去年春上因她和嫂嫂吵架没个好，就一气进了兰州城，进了一家饭馆子给人送饭端菜挣钱养活自己。那时，他常去吃羊肉泡馍，就和她认下了，日子一长，两个人就相好起来……说到这里，蛮娃就闭紧了嘴，面上透出一些臊红。

秋香是个明白人，一听就懂。她立马说：

“蛮娃哎，回来好哩！你愁个啥，村里人吃个肉渣渣也少不了你一份，你宽宽地放心，过你的日子！”

瘸子老汉接着说：

“冷天不冻下力汉，回屋里好好干，不愁没活头。蛮娃子，我那涝池边的五亩底滩刚刚浇过水，给你种好了。”

蛮娃眼一热，差点弹出泪珍珠。

“蛮娃哥，”宝生抢着说，“眼下种春麦还不迟，我帮你种，我有毛驴子，屋里还有半袋袋化肥哩！”

二羊看下秋香，见婆娘不说，他想了想提议道：“蛮娃，你不想种地也没啥，你罢冰草滩里地捋捋好了，一天能挣两块钱哩！”他告诉，八里之外的冰草滩发现了一个大油田，那里着实

急需劳力。

秋香跟着说：“对哩，钱好挣！”

这些话，秀秀都听清楚了。

秋香拉住秀秀的手，给她摘去身上的一根枯草，说：

“秀妹子，古槐村这达水好，土好，人也好，你住下几天想走也不愿走了。蛮娃不歪，人也有力气，他咋能养活不了个你！”

秀秀鼓着嘴，朝一团穷气的泥屋瞥了一眼。秋香就赶紧说，“不愁，等会就变个样子叫你瞅瞅。”

秀秀小声说一句：“除了臭气是穷气，猪窝！”

秋香笑笑，转身跟村里的几个男人说了一阵悄悄话，轻轻拉起秀秀的手：

“跟我回屋吃饭走，你也好洗一洗，打扮一下。”

秀秀两眼发呆，愣了起来。秋香又赶紧解释：

“你是新娘子，咋能不打扮？晚上都要去看喜哩！”

秀秀明白了，羞羞的脸上露出笑模样。

捱到晚上，蛮娃的三间老屋大变了样子，一扫白日里那幅寒酸腌臢情景：地面光洁如镜，不存杂草老鼠屎；屋角角的蜘蛛网再也难寻，透风窟窿堵上一层新泥；西间闲空的炕上，一层厚灰被揭走，糊了光滑滑的水泥袋子纸；炕上炕下摆满大坛小罐，里头盛着米面油盐各种吃食。东间窗上贴了红纸，映得屋里红红的一团，像是吊了彩灯。

这些，都是乡亲给置办的。满屋嬉笑逗乐中，秀秀望着秋香送来的新花被子泪眼汪汪，几次捅捅蛮娃低声说：

“都记下，日后过好了，咱要掏心报答！”

看喜的人闹腾到半夜才散去。

人走远，秀秀借着月光四下里望，发现每家的院里院外都有树。“这达的村子里，老槐树这么多！”她说。

蛮娃听了得意：“不多咋叫古槐村哩！”

秀秀白他一眼：“稀美！”

蛮娃搂她腰进院关门，猛地亲她一口：

“这达人好呀不？”

“都比你好！”

“你还悔呀不？”

秀秀打去他的手，指着院中古槐猜道：“有一百年了。”

蛮娃说：“先人栽下的，传了二十四代，少说一千年！”

“啥时节了，还光秃秃的，怕是都枯掉了。”

“傻哩，秀秀不懂！春风一刮，枯枝枝都就变绿了。”

进了屋子，秀秀脱鞋上了炕，轻轻地愁叹一声，坐在炕沿不动。蛮娃插牢门闩，接着把油灯拨得更亮一些，放在炕头的泥台子上，定定地看着秀秀。

秀秀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想要做什么，但她没心。

蛮娃突然碰她一下。她转脸用眼问，你要干啥。

“脱哩，快脱了睡觉！”蛮娃声发颤，急切得很。

秀秀又愁叹一声，说：“往后日子难熬。”

“难个毳！我有力气，我给你挣哩！”蛮娃说，“明日我就走一趟冰草滩，有赚头我就留下打坯。”他停一会又指着西间说：“眼下村里人送来的那些吃食，还能对付几天。”

秀秀嗔道：“几天过去咋办？手头没一个钱！”

蛮娃等不住了，搂上秀秀就亲：

“我的个好秀秀……有我在就饿不下你，渴不下你。一年里……我定准让你吃上白馍，穿上皮鞋……我的个朶妹子，你还是信不过我，是呀不？……”

“你个骚马！”

秀秀挣脱蛮娃，开始铺被褥。蛮娃火急，假在她身边给她忙解衣扣扣：“对着没有，秀秀……还是自己屋里好，咋弄……咋

弄心里也不怕……”

两人刚钻进被窝，秀秀起身要吹灯。

蛮娃忽地按下她：“亮着好！”

“没羞！”秀秀满脸潮红，仍起身要吹灯。

蛮娃又按下她，紧接着：“我喜欢看你的肉身身哩！”接着，又大声说了一句：“秀秀，我要下力挣钱！”

秀秀突然低吟一声：“痛哩！”

“哪达？咋痛？……”

“腰下有啥咯着哩……”

蛮娃扶秀秀坐起来，掀开褥子。

秀秀眼尖，首先发现了十几个鼓鼓的红纸包包。

蛮娃先惊后喜：“了不得……没个错，秀秀，是看喜的人给偷着留下的！”他突然推秀秀一下：“你还愣着个啥，快打开，快打开……”

秀秀一包包揭开瞅，竟然全是钱。

大票子不多，几乎都是破烂的角票子。细清点，多包十几元，少包五六元，一共一百三十三元三角。

秀秀呆痴半天，突然捧着钱流开泪：“这达的人真好，这达的人真好，真好……”

蛮娃鼻子酸过，眼圈跟着发红。秀秀抽泣着叮咛：

“你记下，日后过好了，咱要掏心报答！蛮娃，人饥一口好过饱了一斗，你说是呀不？……”

蛮娃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对……落难的馍馍着实香……”

“谁给的钱，你有数呀不？”

“少不下二羊两口子，宝生娃和瘸子爷，把稳！”

偎在蛮娃怀里，秀秀仍流泪“这达的人真好……”

泪水忽地从蛮娃眼窝里滚出。

小两口直到鸡叫才睡下。

第二天清早，蛮娃吃了一碗开水泡馍，就直奔冰草滩。傍晚，秀秀正准备烙饼送饭，蛮娃却风风火火进了屋。

秀秀脸色跟着不好看：“咋啦，人家不要你是呀不？”

蛮娃喝光一锅温开水，嘿嘿笑两声：“想要我，我还干不哩！”不等秀秀发火，他接着抹嘴道：“我要种菜！”

“种菜？”秀秀纳闷了，“五亩地都种上菜？”

“都种上菜，小白菜、西葫芦、青椒，茄子都种！”

“烧料子！人不是兔子，要吃粮食！”

“秀秀不懂哩，我肚肚里有个计划。”

“啥计划？”

“我的个好秀秀，你就别问了！你等着吃白馍穿皮鞋吧，我的这个计划，绝对保密！”

“跟你敲实，屋里断了粮，我再回兰州城！”

“不跟我过是呀不？”

“给男人做婆娘，没吃头咋过？”

“好哩！到时候发了财，就怕我不要你哩！”

“看你个穷相相，想得稀美！”

蛮娃没再说什么，当天下午去了地里。五亩底滩土好，靠涝池又近，这是种菜最好不过的条件。地不多，可要全种上各种蔬菜，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了。这些，蛮娃心里早有了底。

天还不暖和，蛮娃却脱光了膀子大干。耙地、打畦、育苗、间苗、栽培、浇水……白日里拼命，夜里就滚在炕上热缠，啥壮汉也就熬零干了，可他没事，欢欢的样子比谁都好，像个皮猴娃子。有时无累，就哼上几句歌，那是一支让人听了落泪的曲曲，可唱到他嘴里，就变了味，听起来乐泼泼的：

灯油熬干月牙牙落，

送妹子出了那个沙窝窝，

哥哥递去半个馍，

又寻出一捧沙果果……

蛮娃把五亩好地全种了菜，村里人很快都知道，劝他也白搭，就齐声骂他个烧料子，骂他这个哈熊驴日的中了邪。替他最心焦的是二羊两口子、宝生和瘸子老汉，他们担心蛮娃瞎忙场，到最后落个鸡飞蛋碎。

因为好，他们晚上闲着没事，差不多总要进蛮娃屋里坐，五六个人喝着煮茶，喷着烟雾说说笑笑，天南地北地闲扯到半夜，像是一家子人。碰上屋里没吃头的时候，蛮娃只要开口借些米面，他们都争着往屋里送，从来不见谁的脸上挂着愁霜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其中说不定哪个人会抱怨蛮娃两句，说他不该把五亩好地白白糟蹋掉。

“那五亩底滩要是种上麦子，今年夏天就有个收头了。”

“种菜也有收头，瘸子爷，你定定瞅着好了。”

“少种些也好，蛮娃哎，你呀！”

“不多不多。”

“种庄稼为得吃饭，种菜干啥？……”

“嘿嘿，吃哩……！”

“两口子吃菜活？日鬼！”

“吃不下就卖哩。”

“卖给哪达？没人要！”

“没个准头。你不吃，他不吃，总有吃菜的人哩！”

回话时，蛮娃眼里眨闪着怪诞的光亮。

节气转眼靠近立夏。大忙天，人都顾自己的庄稼，谁也帮不上谁。不过到了晚上，二羊两口子、宝生和瘸子老汉那些人照旧往蛮娃屋里跑，喝煮茶喷烟雾说说笑笑，照旧闲扯到午夜。蛮娃心里烦，可人来了又不好往外赶。

白日里，蛮娃整天光脚踏在菜地里，除了浇水松土，就是锄草灭虫，再不就背些树枝柳条，拿上绳绳给西红柿、茄子、青椒

和刀豆扎架子扶秧棵。那片一亩多的小白菜见风长，肥大，玉翠翠，已然到了收获的日子。可是蛮娃不急，像没有这片青菜一样。这天傍晚过后，刚刚擀完面，秀秀心里像长了毛，烦得一气跑进菜地大声喊叫：

“呔，眼瞅着这菜就要变老变黄，要沤肥是呀不？”

蛮娃装出没听见，不紧不慢刮去韭菜上的驴粪蛋蛋。

秀秀气急，上去踢了蛮娃一脚：“你聋了咋的！”

蛮娃成心气她，还咧嘴笑：“你呱呱个啥，这菜老了就老了，黄了就黄了，买菜的人不来我有啥法子。”

秀秀气哭了。她一哭就甩鼻涕，嘴皮子就打抖。

蛮娃的心肉抖了一下，想跟婆娘说明白。谁知，秀秀狠拧他耳朵一下，哭着往屋里跑去。

想想不好，蛮娃撒腿追进屋里。

秀秀趴在炕上的被子上，放声呜呜地哭。

人生气就觉得累。蛮娃倚在炕头上，喘着粗气说：

“秀秀哎，我把秘密对你说了吧。我种下的这些菜，冰草滩工地的伙房都包下了，价钱都高得很……”

“真真的？”秀秀猛抬起泪脸。

蛮娃在她身上捏一把：“明个大清早就来拉小白菜。咱今晚早睡，半夜里就去菜地拔菜打捆！”

两口子互相望着，很欢喜的样子。

吃过晚饭，蛮娃就关了院门，又关了屋门，不点灯。秀秀给蛮娃端来了一盆水：“脚上有泥，洗洗！”

“秀秀，你真好！”蛮娃说。

人心里没愁肠肠就想好事。两口子想到明早的事就高兴，高兴了就想热缠。不一会，他们就在被窝里热缠起来。屋里黑，窗外露出星星。他们盼着天亮。没人敲门。

天大亮的时候，冰草滩工地真的开来了大卡车，运走了一车

小白菜。车开走后，菜地里围了一群人。二羊两口子、宝生和瘸子老汉也夹在里头，他们脸上看不出不高兴，但没人说话，两眼都盯着蛮娃和地下的几捆小白菜。

蛮娃有些不自然的样子，招呼他们带些菜回屋里吃。

秋香见人不动，就想上前拿菜。

“日仄！”二羊狠瞪婆娘，他不让她拿。

秋香偏偏不听吓唬，拿菜时还笑：“啧啧，好菜哩……”

秀秀直喊：“拿哩，多拿……”

蛮娃也跟着呱呱喊：“拿哩，拿哩！”

宝生和瘸子老汉停了一阵，就低着头上前，各自拿了一小捆扭身走了。别人见他们拿了，就一齐上去，把剩下的全拿走了。他们像是怕人，连话没有留下就走了。

望着远去的人影子，秀秀说：“怪，咋都不说话哩。”

蛮娃没吱声，样子蔫得很。

后来，大卡车来了几趟，把所有的小白菜全拉走了。车上自带磅秤，菜过秤当场给现金。

村里人一下子全明白了。

再后来大卡车隔些日子来一趟，分别拉走韭菜、西葫芦、黄瓜、青椒、刀豆、包菜和洋芋，拉得菜地光光的，不留一点青叶。

村里人都说蛮娃这个哈熊驴日的发了。

秀秀知道新做的炕柜子里有钱，但她不清楚有多少钱。蛮娃管钱，钥匙拴在裤腰带带上。

一天，秀秀偷走了钥匙，想数数柜子里的钱；谁知，让蛮娃给发现了。

“秀秀，把钥匙给我！”他瞪着吓人的眼，伸去手。

秀秀死也不给，定要看看柜子里存多少钱。

蛮娃指指秀秀鼓起的肚子，好声善气地说：“我的个好秀

秀，存下的钱还不是为了你和娃娃，我是有个打算的。”

秀秀还是不给，一定要看。

蛮娃纵身出了屋门，一会工夫又背着手回来了：“秀秀，你给我是不给？不给就拿蜥蜴吓你！”

“啥？……”秀秀听不懂。

“蜥蜴是城里人叫的，就是沙虎子！”蛮娃嗖地亮出手中挣扎抖动的两条沙虎子，逼到秀秀跟前，“你瞧！”

秀秀倏地尖叫一声，猛缩进炕角：“我给你钥匙，你快扔掉，快扔出去……”说着将钥匙扔到炕面。秀秀最怕沙虎子，吓得脸煞白。

天越冷，秀秀肚子越大，走路叉着腿，一摇一摆不好看。因有钱，她吃得好，脸上依旧水灵灵的好模样。

霜降过后，村里人去蛮娃屋里坐的渐渐少了。二羊、秋香、宝生和瘸子老汉更不常来，偶尔来一趟也只是坐一会，茶不喝，话不多，样子都挺客气。

蛮娃为这事恼火：“日鬼，都气得眼红哩！”

秀秀说：“小心他们整治你！”

“毳，能咋样我？小心叫我整治了他们！”

“你能整治个谁？看你个傻样子！”

蛮娃怪笑一会，突然问：“秀秀，你走滩里瞅一瞅，村子里二十多户人家是不是没有种冬麦？”

“没。”秀秀都知道。

“为啥不种冬麦？”

“过了年种春麦哩！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咋啦，你说他们为啥不种冬麦？”

“以后告诉你。秀秀哎，热闹在后头哩，你等着！”

临近春节，蛮娃给秀秀一番钱，叫她给二羊家、宝生家和瘸

子老汉家每户一百块；剩下的人家，每户给二十块。最后又想了想说：“再给二羊家做床新被子送去，要好棉花，面子要缎子的，你说好呀不？”

秀秀显得高兴，照着男人的话都做了。

闲过正月，蛮娃心血来潮，抡开板斧砍开古槐树。

秀秀挺个大肚子急忙上前拦：“你得干啥？”

“杀树锯木料！”蛮娃抡斧连头不回，“你少问我！”

秀秀再不敢开口。自打蛮娃有了钱，她听话得很。

大雁叫，春分到。

不知咋搞的，村里人像出巢的蜂，都跑进自家的地里平田整地，竟然开菜园子种开了蔬菜。种春麦的人有，但不多见。这空当，蛮娃却把五亩好地全种上了谷草。

秀秀不由吃惊，骂蛮娃发了疯。

蛮娃笑笑：“秀秀不懂，种谷草好哩！”

追问急了，蛮娃道出了实情：

“冰草滩工地今年不收菜了，人家自个办了个种菜队，再不会来买菜了。那里娃娃没奶喝，我要买奶牛办牧场哩，你瞧那堆木头，我是专门用来盖牛棚的……”

秀秀呆立了半天，喃喃道：“坏事了，你……你歪！”

蛮娃眨着眼睛两眼不在意，样子像是赚了大便宜。

院子里的牛棚不到一个月就盖好了，全是蛮娃一个人干出来的。有回瘸子老汉看见他说：“蛮娃子，你好人哩！”

蛮娃觉得话有话，但又听不出有什么不好。

又过了几天，蛮娃揣上所有的钱走了一趟子牛马集市。当他牵着两头怀崽崽的荷兰种大奶牛进村时，恰好碰上秀秀生孩子。秀秀直滚直嚎：“痛死我了，叫我死哩……”

蛮娃连忙去请秋香。

秀秀平平安安生了。是个男娃，模样像秀秀。

秋香忙完回去不多一会，不少人接着拿上鸡蛋进了蛮娃屋里看喜。蛮娃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，边给乡亲回敬红皮煮蛋，边拿生鸡蛋放锅里煮，欢得他说不出好受。

晚上，蛮娃给秀秀做了最爱吃的洋芋米拌面，还有白煮鸡。秀秀大口吞，吃得满脸冒汗。她伸手拿毛巾时，瞥见炕头裤子边边上塞着个红纸包包。

“蛮娃哎，快来瞅瞅！”她抓起红纸包包摇晃着。

蛮娃一步闯进里屋说：“轻声，吓着娃！”

“你瞧，谁送的喜钱哩！不少，怕是几家合凑的！”

“打开瞅瞅，里头没有留下名子？”蛮娃急催。

屋里死静，尕娃睡得正香，只听得见沙沙的纸响。

“噢——呀——”

猛地，秀秀尖叫一声，手一扬，仰面腾地撞倒在炕墙上，吓人的尖叫直往人的心肉里钻。七八条沙虎子散落在炕上，像彘人的短蛇窜来钻去。

尕娃身子一抖惊醒了，奶声尖气地啼哭起来。

一阵捶打叫唤过后，秀秀长长吟叫一声缓过气，她的脸色跟蛮娃一样惨白。她痴痴盯着屋梁，声颤颤地念叨：

“要出事了，要出事了……”

蛮娃壮胆劝她：“不会，不会……”

秀秀的话灵验得很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蛮娃家的两头奶牛突然死掉了。乡里来了兽医检查过，说是牛吃了沾有剧毒农药的干草而亡。不出一个礼拜，刚生的尕娃因抽风厉害无法医治也死掉了。好看的尕娃是蛮娃的心尖尖，更是秀秀的亲肉肉，两口子抱到滩外挖坑埋了，守着小坟包从晌午坐到日落西天。

没过多久，秀秀不见了。

村里人都说她跑回了兰州城。蛮娃不去寻，孤守空屋，死挺

挺地躺在炕上三天，不吃也不喝。一天半夜，有人突然听见了蛮娃的歌声。说是唱歌，更酷似干嚎。是他最爱唱的那支悲曲曲，名子叫《送妹子》。

灯油熬干月牙牙落，
送妹子出了那个沙窝窝，
哥哥递去半个馍，
又寻出一捧沙果果。
哭声妹子莫怨我，
屋里难把你养活，
寻上个婆家养下个娃，
哥哥再去你屋里坐……

后来，村里人又开始进蛮娃屋里坐了，闲着没事常常扯到半夜。二羊、秋香、宝生和瘸子老汉更是常来，偶尔还带些吃食送给蛮娃，东西少，情义在，都劝他想开些，不要把自个的命搭上。

不知他们留心看到了没有，那棵被砍掉的千年古槐的树根根下，已经冒出了一丛丛的嫩芽芽。

洞 殛

很长时间我就想写这件事。

我实在不愿写死人，可那时候确确实实发生了很多死人的事。我说的很多是许许多多，远不止一个两个或几千几万。

我写的这件事发生在我支边时的连队。前后死了六个人，都是为得挖洞。死得很惨，本来都不该死。快二十年了，我依然记得洞口和死人脸上的那种瘆人的狰狞。

写死人心里总不是滋味，我所以拖至今天才想写，完全因为我去甘肃转了一圈回来的当夜做的那个恶梦。梦中我让塌下的沙土埋在洞底，憋得我鼓出了滴血的眼珠。

我老婆把我摇醒问我，我就给她讲了一段让谁听了也不爱再说话的经历。

这段经历当然有我在里面，不过有我无我似乎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唐家富和他娘。

唐家富是济南支边老青年，差两岁三十。我说的这个年龄是他挖洞那年的年龄。他娘是他带来的。我们叫她唐大娘，有些贫嘴的喊她支边老妈妈。那时候他娘大约六十多岁，脸上一片榆树皮样的皱纹。

那年初秋唐家富调到我们的连，我们都去看。他谁也不搭理只顾埋头垒炉灶，倒是他娘待人热情，又切瓜又端水，拉住人家姑娘的手妮呀妮地唤着，亲亲热热说长道短。

唐家富长得憨壮，个头不算矮，扁鼻子厚嘴唇，看上去象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。他很少有机会跟女知青说话，即使碰上，他不是搓手就啃指甲，显得不大器，不象别人那么爱说又笑眼里还